◎海外作家看中国

记取挑丝色浅深

□ 江 岚（美国）

学绣女儿行水浔，遥看三塔小如针。并头菡萏双飞翼，记取挑丝色浅深。

——（清）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之二十五

“五彩备，谓之绣”。

我从小喜欢小姑姑那个大大的针线盒。不是如今商店里那种专用的针线盒，只是个湖蓝色长方形的硬纸盒。不知道原本是做什么用，只记得里面放满了五色彩线。有珠光的丝线，亚光的棉线，冷暖色调深深浅浅都齐备。到后来还添过一些单色调渐进的，不过姑姑嫌那种线呆板，反倒不大爱用。

姑姑的绣花绷子也是大小不一，她低着头飞针走线，在各色的素净面料上绣出花草鱼虫。我有一条白色的短裙子，用细棉布裁八片做成。姑姑在每一片的裙摆处都绣上一大朵朱槿花，银白、浅粉、正红、深红的丝线渐次均匀过渡。我穿在身上，走一步，那些花儿就晃一晃，再走一步，又晃一晃。还有一件浅蓝色的衬衣，胸前打出两排六道对称的细明褶子，每一道褶子的缝隙里，都用湖蓝深蓝的彩线错落地绣出小小玫瑰花苞。那时候，市面上的面料不多，周围几乎所有人的衣服都款式陈旧，颜色单调，便显得我的新衣服总是特别漂亮，一穿出去就要被女老师们和邻居阿姨们借去做样板。

再长大一点儿，我也开始学做女红。裁剪、缝纫、熨烫，还有绣花。先在白色棉布上描出花样底子，选好线，拧紧了竹绷子，才懂得一针一线，千针万线的刺绣绝不只是穿针引线那么简单。我还记得自己花了好多功夫绣出来的第一幅牵牛花，绿色藤蔓上开一朵浅紫色的小喇叭，都是单色，谈不上“细致”，从绣绷上一拆下来熨半天也铺不平。除了针脚勉强算整齐之外，简直乏善可陈。

所以，当我在三舅奶奶家见到那一对靠枕的时候，才会那么震惊。

寡居的三舅奶奶的家，是在市中心一家临街的大店铺楼上租的一个不过六七平米见方的房间。门一推开，室内所有物件一览无余。那一对靠枕放在窗下一张竹制的圈椅上，黑色贡缎双绲边，绣着红梅报春。映着窗外斜斜的一缕阳光，在这个小小蜗居的简陋里华丽得十分突兀。

我径直走过去抱起来看。靠枕上的红梅一枝偏左，一枝偏右，怒放的姿势栩栩如生，花蕊间隐隐还有闪光。绣工精细得不得了，究竟是怎样的巧手慧心，把一根丝线劈开几十下才能绣出这种效果？我忍不住用手指轻轻去摸，惊叹：“太漂亮了！”

“小人家没见世面，三嫂不要见怪。”我祖母笑起来。

“这是有名的绣品，如今也不大见得到了，叫做湘绣。”三舅奶奶过来拍拍我的脑袋，笑着指指点点，“看这朵梅花瓣！用老头小针绣出来的，每一种颜色的丝线连接相搭都不能过长，起针落针都藏在线下面，针脚不露痕迹，颜色自然掺和。这种绣法叫做‘掺针’。”

《绣女》王美芳绘
图片来自网络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湘绣”这个词，那么精美、那么讲究的一种手工艺品。

后来想起，觉得那一对靠枕肯定很不寻常。三舅奶奶和我们家一样，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辗转到桂林落脚的。兵荒马乱地逃难，生死只在一线之间。随军的三舅公下落不明，她一个无儿无女无依靠的中年寡妇只身长途跋涉，能保得住自己一条命已是万幸，等闲的身外之物哪里还能顾得上？偏偏这一对靠枕竟然好端端地跟着她一路从四川到了桂林！

可惜等我懂事，想追问靠枕背后的故事时，三舅奶奶已经辞世。那两对黑色贡缎上巧夺天工的红梅落到何处报春去了？我后来也没再见过，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确实曾经见过。那种精致考究的存在与三舅奶奶的小屋完全不协调，与当时周遭所有的物、事乃至于空气都不协调，所以它们后来的消失也是顺理成章的吧。

不过“湘绣”这个词并没有随着这一对靠枕的消失而湮没。我继续跟小姑姑学绣，偏爱花饰，慢慢懂得一针一线的交叉纠缠不仅要顺着图形走针，还得根据枝干、叶片、花瓣、花苞的自然长势在阳光下受光的情况形成色彩过渡；学会了把丝线劈成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用珠针、挑针、缠针、套针、离缝针……包括一点点掺针的皮毛。最后绣出来的桌巾、枕套，至少能平平整整从绣绷上取下来。

五色丝线在光阴的缝隙里游走。夏天吊楼前的柚子花开了，又落了；冬天炭火盆里煨着的大红薯小芋头，熟了，又被哥哥们抢光了。到上世纪70年代末，桂林市开放境外旅游。外地游客说着各种语言大批大批地涌入这座小小山城，星级酒店拔地而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上已经非常热闹，满眼是各类手工艺品。平绣、织绣、网绣的台布、椅垫、壁挂，成套成套地挂在街前，苏绣、湘绣、粤绣，外加上十字绣，琳琅满目。不过，这些被商家言之凿凿定义的“手工”成品，显然都是缝纫机大批量踩踏出来的“货物”，与真正的手工织绣有天壤之别。自然，好的也不是没有，比如真正手工织绣的湘绣绣品，当时都是论每一件的重量计价的。

没几年我出嫁，旋即出国。行李的嫁妆里有两张湘绣的交织软缎被面。一张墨绿底子绣“五百图”：百子、百蝶、百花、百鸟、百鱼。一张银灰底子绣“四喜图”：两对喜鹊踏梅枝，一直用到现在。每年拆拆缝缝，一展开来是大大的两方五彩锦绣，整整30年不变，细细密密是亲人的祝福。盖在异邦滴水成冰的冬夜，白日里浮起的心便可以稳稳沉着下来，温暖度过一年又一年与家乡与故国暌违天涯的岁月。

不过这两张被面虽庄重，绣工到底与当年三舅奶奶的靠垫不能相提并论。某一天，我到纽约曼哈顿的百老汇，听梅葆玖先生的《贵妃醉酒》。找到位子一坐下来，立刻看见前排一位女士身上的披肩。

搭在她一把金色卷发的下面，是一张秋香色细软缎的披肩，绣百蝶穿花。距离很近，能看见的部分在眼前十分清晰。蝴蝶翻飞的姿势、角度各不相同，那设色鲜明的翅脉，分明就是掺针技艺高超的刺缀运针。我几乎立刻就可以肯定，这是一幅上好的湘绣。到终场，我也顾不得冒昧，尾随着人家出来，央求她给我看一眼整幅的披肩。她就好脾气地笑了，把披肩拿下来抖开，构图的虚实相生，造型的明暗对比变化，加上用色总体的斯文清雅，实在不是寻常能见到的。我问她：“这是在哪里买的？”

“不是买的”，她回答，“我祖母年轻时候到中国的长沙去，带回来3件披肩，这一件留给了我。”

果然是湘绣。她祖母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一件披肩和我三舅奶奶的靠垫，应该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东西。我把披肩还给她，感慨：“这样的东西，如今在中国只怕轻易也见不到。”

“嗯，老的艺术品总不会越来越多”，她不无得意，“我每次一用这副披肩，总会有人问我是在哪里买的。”

当然，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标价，真正的好东西有目共睹，走遍全世界都如此。据说湘绣总共有5大类72种针法体系，还有双面全异绣。去年秋天好不容易有机会到了长沙，来去匆忙，只见到两幅私人藏品。一幅兰草，一幅荷花，都两尺见方，构图上大片留白，运针的疾徐轻重与画稿的点线疏密水乳交融，湘绣与“文人画”合璧的特点十分突出，被主人珍而重之地镶在相框里，挂在墙上。绣品这一类东西与别的艺术品不同，总带着女性指尖的温度，袖底的脂粉气，带着她们聚精会神的思量与小心翼翼的希望。仰着头看是另一回事，与拿在手里细细端详无法同日而语，于是心里多少有些悻悻然。

不过好歹通过主人了解到已经名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湘绣技艺并不乏传人。中国女性千百年玉指飞针，低头牵引着杂乱的五色丝线，调配出对生活细腻温厚的气味。无论我是否触摸得到，总会与世间珍视它们的人深情相遇。

◎小小说

小区有个五谷磨房

□ 安 谅

《秋天的小卖部》 拉斯奇绘
图片来自网络

小区是个老小区，俗称老公房。五谷磨坊也只是底层的一个小卖部，连个石磨也不见。灶披间的窗台就是售货台，人来人往的，倒是十分热闹。

苏北来的一家人长租了这小院，又别出心裁，在灶披间一隅，开设了这个五谷磨坊，专卖现磨的各类营养谷物，颇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意味。

这天周末正午，冬日的太阳懒洋洋的。五谷磨坊一片喧闹声。秦工程师正巧路过，瞥见自己的老母亲也在那里，眉飞色舞的，几位老伯伯老阿姨也兴致勃勃，围绕着这个灶披间窗台，你一句，我一句的，仿佛有什么便宜货，令他们兴高采烈。

秦工程师凑近一看，果然，五谷磨坊又推出了新品牌，印刷得十分精美的宣传折页，五颜六色，窗台上一字排开塑料包装的各类谷物，除了以前红豆薏米粉、核桃芝麻粉等，什么黑色脉（就是黑麦片、黑芝麻、黑大豆等组合），阿胶派（以阿胶块、紫山药、紫米、红薏米等组合）、长辈乐（即是鹰嘴豆、葛根、银杏仁、高原青稞等组合），不一而足，搭配得很诱人，功能也说得挺入心，这些老人本来就对五谷食品着魔，这种创意又把他们勾得晕头转向了。看到秦工，秦母连忙招呼：“你想吃什么？”

秦工笑着说：“你想吃啥就吃啥吧。”

“你们秦秦有出息，也真孝顺！”几位老阿姨赞叹道。“那我给你再买点黑芝麻，里面什么都有了！”秦母脑子活络，对新组合已然了解。

窗台内是一位胖姑娘，眼镜搁在鼻梁上，忙得不亦乐乎。这个外来妹是这苏北人家聘的打工者，说一口苏北话，干活还蛮勤快的。

秦工也和气地与他们点头。回到家，读大三的女儿小静就嘀咕：“奶奶又在磨坊磨磨唧唧的，都快吃午饭了，还在磨蹭什么。”秦工笑咧了嘴：“你还真会说话，磨坊被你这么一说，更有意思了！”“你还笑，人家肚子都饿坏了！”小静嘟囔着，看来真有点生气了。“那你快去叫奶奶呀！”秦工说。小静老大不情愿地蹬蹬去了。不多一会儿从窗口那边，又传来了吵嚷声。秦工竖耳静听，似乎是女儿小静高分贝的斥责：“你这是有毒的，有毒的！”秦工连忙掩上门，急急地赶了过去。

小静还理直气壮地指责着。那个胖女孩的眼眶里，泪水闪动，稍顷，有几滴快速而无声地滚落下来。

秦工很快明白了。胖女孩用粉碎机在现磨那些五谷，高温细磨，倒是干脆，磨好后，她还特意放在铝盘里散了一会儿热，但时间显然短了些，谷物还是滚烫的，就被倒进塑料包装了。老伯们老阿姨们倒没留神，偏是小静下来撞见了，一阵连珠炮似的斥责，把刚才还和风细雨的气氛，一下子搅得紧张和严肃。

秦工来的是时候，秦母此时一直无语。场面有些僵，秦工一来，也就缓和许多。

胖女孩抹去泪，说：“都是老客户，如果觉得不妥，这一份我就自己留下吃了，我另磨一份给大家。”

秦母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因为，小外孙女已帮她做了决定：“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了，以后你不能这么匆忙装袋呀！”小静姑娘还是不依不饶。

“那是我自己催她的，不能怪人家”，秦母总算开口了，“不是你在催我吃饭吗？”

“算了算了，都别说了，下回都注意些就好，走吧，走吧，五谷待会再来拿吧。”秦工和稀泥。两个女人，一老一小，都是他的“宝”，他不想他们不愉快。

“那就等冷却下来，再来拿吧。”秦母和小静也形成了共识，那胖女孩也点了点头，三人才离开五谷磨房。

走出几步，秦母就悄声埋怨：“人家女孩也是打工的，这货一赔，她至少三天白干了。”

“那也不能吃有毒物质呀，奶奶，你不是想健康长寿吗？这么吃可是适得其反！”小静也嘟囔着，有点不服气呢！

“可是人家打工真的不容易。”秦母说。

“谁让她这么没知识……”小静又哼唧了一声。

“奶奶也是从苏北乡下来打工的，奶奶知道什么叫难呀……”奶奶喃喃着，还回头朝磨坊方向望了一眼。

后来的情景，还是老友秦工继续讲述给我听的。这周末的一下午，他家两“宝”半天不说话。到了傍晚，小静悄悄先下了楼，之后又悄声地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奶奶也什么话都没说，下楼去了。几分钟后又回来了，把一叠钱塞到小静手中：“难得你有这番善良。不过，钱还是我来付。”

“是我伤了人家，该我来付。”小静说。

“你的钱，还不是你爸妈的钱？等你赚了钱，再说吧。”秦母嗔怪了一句，眼光里闪出笑意。秦工看见女儿小静的脸上，也漾出一缕笑意。这时，胖姑娘敲了门进屋，把一叠钱塞给了秦母，同时，又将一桶磨好的五谷食物搁在桌上，笑眯眯地说：“谢谢妹妹给我指点，我今后一定会多学习，也会细心的。这个就是凉透了再装袋的，放心吃哦。”小静走上去，握住了她的手：“刚才我说重了，你别生气……”秦工笑了，“五谷磨坊还真带来了健康快乐。”

◎食话

山间一抹武平绿

□ 董茂慧

晚春的雨细如牛毛，在水雾氤氲里收到潘君寄来的武平绿茶。茶是绿茶，连包装也绿意盎然，仿佛梁野山里柔柔嫩嫩的生机，又似连绵不断、清丽层叠的茶园。雪桐花纷纷扬扬飘落在山径小道，春的季节在引绳棋布的茶林慢慢打开，杯壶的幽雅穿行在福建武平的千峰竞秀间。潘君再三嘱咐：“茶，万万自己留着慢慢喝！方圆百余亩的土地，如此品质的茶叶只得了十来斤。”有些汗颜，爱茶的时间长了，求茶若渴的品性被朋友们了解得一清二楚。

武平绿茶大致分三个品种，各具特色：炒绿香、雪螺鲜、翠芽肥，其中炒绿的传统工艺，历史最为久远。武平绿茶是清道光年间的贡品，长年风行于闽、粤、赣等省。据《武平县志》记载，在宋朝，武平就有人开始采制野生茶作为药用或饮品，乡民们将采集来的野山茶籽或种苗种植于房前屋后、田边地埂，自家种茶自家制茶自家喝。明代永乐至清朝康熙年间，武平种茶、制茶、饮茶风气日盛，能工巧匠们总结炒制经验，逐步改良野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茶叶品种，名师名茶辈出。选干净透亮的玻璃杯，小竹勺盛一勺武平绿茶轻轻倒进杯中，以煮开的山泉冲入，热乎乎捧在手中，看紧结的茶芽在杯底慢慢舒展，茶舞翩跹，鲜活如重生。幽香冲去浮尘，一山的绿都沁在浅浅的水中，世界透过黄绿清亮的茶汤变得悠静而长远。

立春，春气始而建立也。小澜河里薄冰始化，古石桥下鱼儿初上，缓缓穿行在水底石间，沉寂了一冬的茶园在新春萌动中惺松醒来。热热闹闹过完年的人们收拾出工具，开始忙碌。雨水时节，冷风未走，暖风欲来。冷暖间，雨便点点滴滴、淅淅沥沥而下，桃李含苞，油菜抽苔。入冬前茶园里的老叶老杆就修剪好了，在无声的春雨中，灰褐的茶树杆上缀满了细小的水露。茶树随地中阳气的升腾开始抽出零星的芽苞，包裹着柔柔软软的细白绒毛，称为“报春芽”。孟春逝，惊蛰接踵而来。第一声春雷响后，土里的蚯蚓、冬眠的虫儿陆续醒来。茶山边上的桃花开了，树下圈养的鸡群被放入茶园，公鸡啼母鸡叫，再有一群嫩黄色毛茸茸的小鸡为啄食虫儿追来逐去，目之所及，皆是绿意盎然、勃勃生机。春分茶冒尖、清明茶开园。春分，仲春之月，平分日夜。这时的茶叶大多为一芽，叫“抽心茶”，少部分为一芽一叶，轻薄瘦小，亭亭玉立。茶农们要赶在新叶长成之前完成采摘，避免叶片的涩味盖住芽的鲜美，茶汤方可滑而不涩。

绿，是武平绿茶一大特色。武平炒绿其色完全天然而成，炒绿的茶汤通透清澈，绿而浓。炒绿的叶型匀齐细紧，像极了第一声春雷后刚刚孵化的丝蚕，浓稠厚重的绿衣外覆着浅浅的银毫。细嫩的芽尖在铁锅里上下翻滚，高温挥发了嫩叶中的水分，杀青、揉捻、初炒、摊凉……一锅到底，牢牢锁住叶中的香、型、绿。一泡炒绿拆开，倾倒入杯，“瑟瑟”有声，似春蚕进食，又似农家灶头上茶叶在铁锅里翻滚时，柴火“噼噼啪啪”的爆裂声。鲜，是武平绿茶特有的口味风格，爽、甜、醇由嫩度极好、氨基酸含量极高的原料带来。鲜得纯净，因着茶芽的嫩度恰到好处；鲜得饱满，因着茶芽的壮硕肥厚。梁野山脉气势高耸，山峦叠嶂，早晚凉中午热，有机物囤聚堆积，种植出的茶树芽叶肥壮，叶质柔软，白毫显露。鲜，还取决于采摘的时令，片片茶芽在清明雨前采茶姑娘们上下翻飞的指间飘然入篓。茶汤滚过舌面，有浓郁醇厚带来的张扬，细腻顺滑带来的圆润，轻微涩味带来的轻盈。

茶者，自然之物也。云雾笼罩，与清静相依，需静心慢品才可得出茶之真味。茶使人安详平和，在清静无为的追求中品味“超凡脱俗”的神韵，自觉遵循道骨仙风、返璞归真的茶规。一泡炒绿，纯净如素颜的青衣少女，满身灵性地起舞在水汽缭绕的杯壶。茶叶浮沉悠游时，山岙白云，林木茂盛，清新富氧，风清流瀑，舌尖畅想在茶香馥郁里……

宋徽宗《大观茶论》云：“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一泡绿茶入口，茶味舌前鲜甜、舌中甘润、入喉顺滑，三者和谐一致；茶韵回甘持久、余味充盈、呵气如兰。

世间好茶都是如此，须有可嚼之味。喝茶去，茶情茶趣、茶礼茶道就在那抹茶香中。

《品茗图》
图片来自网络